

龍榆生全集



張暉 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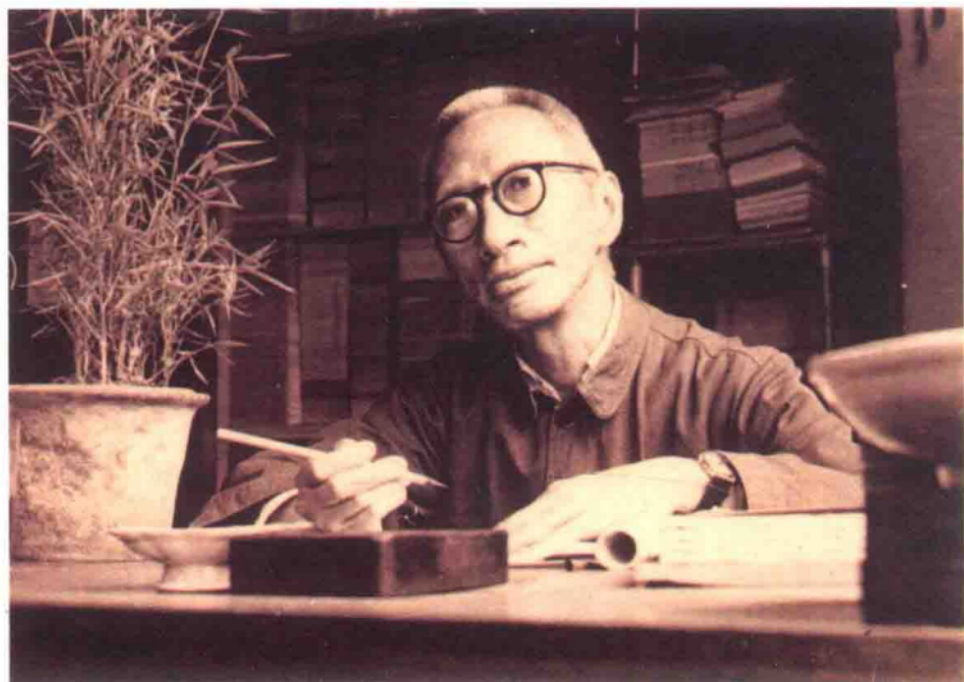
龍榆生全集

復學周退密
拜題

第壹卷 專著 一

上海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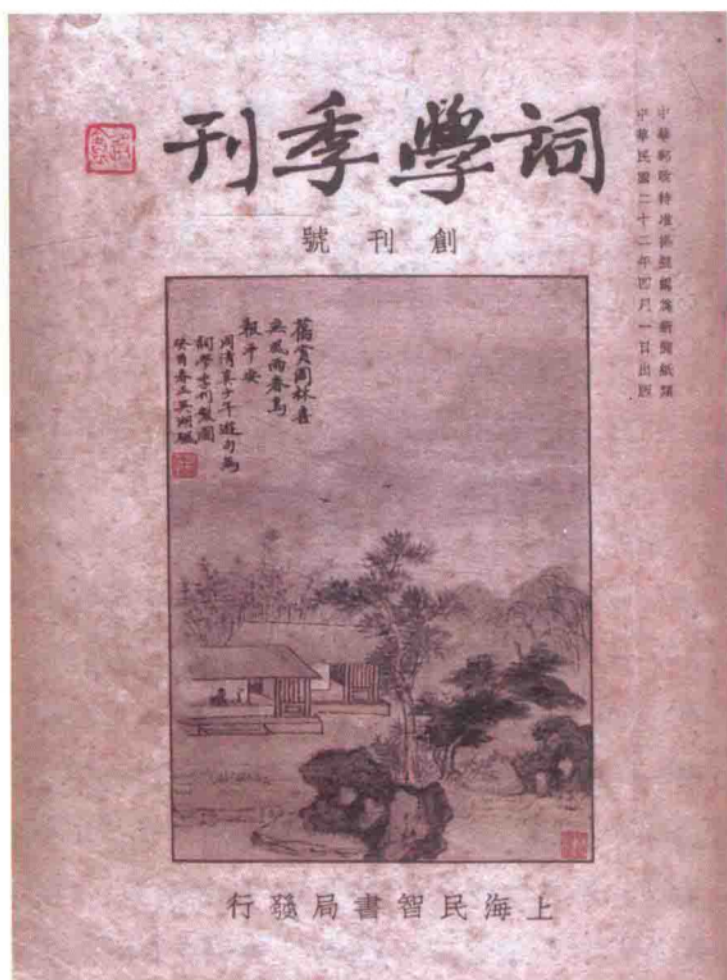
本書得到上海文化發展基金會
圖書出版專項基金項目資助



1963 年攝於上海南昌路寓所



1939 年全家福



1933 年 4 月 1 日龍榆生主編的中國第一部詞學專刊《詞學季刊》創刊號



1965 年所畫《秋林小景》，並題《浣溪沙》

出版說明

龍榆生(1902—1966),名沐勛,字榆生,後以字行,號忍寒居士,又號風雨龍吟室主人。江西萬載人。自1924年起,先後任教於廈門集美學校、上海暨南大學、上海音樂專科學校、廣州中山大學、南京中央大學、上海音樂學院。是二十世紀最負盛名的詞學大師之一。

《龍榆生全集》共九卷,收入現在所能找到的作者全部著述。其中“專著”部分,分兩卷,共收入專著六種,《中國韻文史》、《詞曲概論》、《唐宋詞格律》舊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詞學十講》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內容基本不變。餘兩種《宋詞講義》及《詞史要略》,分別根據油印本及手稿整理。第三卷為“論文集”,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原出版的《龍榆生詞學論文集》基礎上增入十四篇其他領域的學術論文,並將《詞學論文集》原收詞集題跋剔出收入第八卷“雜著”中。第四卷為“詩詞集”,在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忍寒詩詞歌詞集》基礎上編成。復旦版一些詞作不甚合律,為慎重起見一律不擅改。這次龍榆生子女提供了下編《葵傾室吟稿》的大量手稿,原稿反復勾改,經放大數倍,又按照詞律推求,方識別出勾改情形,悉加校改。第五卷為“箋注一”,收入《東坡樂府箋》一冊,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書原為講義,有講義本存於今,由張壽平先生珍藏,後轉交龍先生子女珍藏。今據講義本增補大量批語,並加校正。第六卷為“箋注二”,包括《蘇門四學士詞》、《樵歌》、《重校集評雲起軒詞》、《夢窗詞選箋》。前三種為詞集校訂,後一種為詞集箋

釋。不管是《蘇門四學士詞》，還是《樵歌》，龍先生都廣泛搜集各種版本，校訂彌細，後附較詳細的年譜和各家評論，雖然方今或已有後出轉精者，但龍先生筭路藍縷之功不當遺忘，故予收錄。另外龍先生編注有《曾國藩家書選》、《蘇黃尺牘選》、《古今名人書牘選》三種，是為商務印書館編的普及性讀物，擬另外出版，未收入全集。第七、第八卷為“詞選”，收入《唐宋名家詞選》、《唐五代宋詞選》、《近三百年名家詞選》三種。這幾種選本突出顯示了龍榆生詞學大師的水準。《唐宋名家詞選》與《近三百年名家詞選》久負盛名，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唐五代宋詞選》為1936年5月商務印書館出版，選詞側重豪放一派，這次重排收入全集，以便讀者與《唐宋名家詞選》並讀。第九卷為“雜著”，包括詞集題跋、散文雜文和科普讀物三部分。為全面反映龍榆生先生抗戰前後的思想狀況及與時人的交往，期間文章除極個別篇什外，均保留原貌，敬請讀者明鑒。

1959年，龍先生撰有《音韻學》講義，後增訂為《漢語歌詞聲律學》，“文革”中佚。目前雖找到了《音韻學》手稿，然不完整，尚待進一步校訂，未能收入全集，致有遺珠之憾。

全集的編纂得到龍榆生先生子女的全力支持。全集的總目由張暉先生生前擬訂，未及克功，而英年早逝，其生前友好分任各卷編纂之勞，一併致謝。

上海古籍出版社

序

徐培均

唐代古文運動大師韓愈在《師說》中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在我的一生中，給我傳道授業解惑的老師甚多，其中龍榆生老師是最難忘卻的一位。是他，引領我走上詞學道路，並以此為終身職業。師恩如海，一言難盡。前幾年（二〇〇九），老師《東坡樂府箋》納入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國古典文學叢書”重新付梓，我曾在序言中談了一些從老師學習的心得。時隔七年，該社又將推出先生的全集。這是中國詞壇一大盛事。猥承師姐雅宜、師兄英才之託，讓我再寫一序。我也何人，受此重任，不免誠惶誠恐，雖學力有限，亦不敢推諉，僅就平生所知，勉為此文，以報師恩於萬一。

一、十年一躍晉名師

龍老師，譜名沐勛，行七，字榆生，號忍寒，以字行。筆名有籀公、風雨龍吟室主人等。一九四八年，寓居南京小五柳堂，曾效東晉處士陶淵明，改名元亮。清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一九〇二），先生降於江西萬載縣株潭鎮鳧塘村。父賡言，字贊卿，號蛻庵，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年），與詞人文廷式同榜進士，歷任桐城、監利縣令及隨州知府等職。辛亥革命後，回鄉創辦集義小學，以培育族人子弟為主，先生幼時在此就讀。主課為四書五經，《昭明文選》，輔課有英語、數學，比舊

式私塾有所改進。教學方式，主要為先生講授，學生聽講、抄寫、背誦和習作。小學四年，先生已能詩賦駢文。有時老先生不在，則由他召集諸生朗讀課文，儼然一位“小先生”。

山村無中學。先生十四歲小學畢業，無法升學。彼時堂兄沐光在北京大學讀書，暑假中攜黃侃（季剛）所授《文字學》、《音韻學》、《文心雕龍札記》及其他名教授講義歸，先生得以飽覽，並將所學心得寫成文章帶給黃侃，頗得好評，並承允諾日後將推薦其直升北大。未料一九二一年，黃侃離北大至武昌高等師範任教。先生則由沐光兄介紹，至武昌從黃氏學習聲韻、文字與詞章，並擔任其子弟的家庭教師。黃氏愛好詩詞，嘗以所評點的《夢窗四稿》贈之。

先生二十三歲時，因黃侃門人張馥哉之介，赴廈門集美學校代課，以教學成績優良，不久轉正。門生邱立畢業後升入廈門大學，以先生所作詩呈陳衍（石遺），陳以似楊誠齋許之。先生遂備贊儀，拜入門下。後石遺先生向上海暨南大學中文系主任陳中凡（斟玄）推薦先生，即於一九二八年九月聘先生為講師。秋冬間，先生應國立音樂院代院長蕭友梅之請，為易大代課，授詩詞。翌年九月，升教授。在此期間，先生廣結滬上名流，並遊於詞學大宗師朱彊村之門。

既入彊村之門，先生殷勤問學，在其《彊村本事詞·附記》中云：“年來旅食滬上，獲奉教於先生，三載之間，無旬日不相見。見則從論詞學，或共校訂。”可見深受彊村器重。彊村彌留之際，病榻授硯，曰：“子其為我竟斯業矣！”〔1〕先生一九三一年有《十二月二十八日賦呈朱彊村先生》詩云：“經旬不見病維摩，沾溉餘波我獨多。萬劫此心長耿耿，可憐傳鉢意云何。”師生之間，情深意篤，不料後二日，彊村竟逝於虹口東有恒路寓所。先生撫棺一慟，獨力承擔後事，葬之於湖州道

〔1〕 見先生《鶯啼序·壬申春盡日倚覺翁此曲追悼彊村先生》夾注。

場山。次年春，先生依夢窗原韻，長歌當哭，作《鶯啼序》以悼之。先生終不負乃師之託，不僅將已刊之《彊村叢書》分寄國內外有關圖書館及著名學者，且悉心整理與保管《彊村遺書》，終至完整出版。其中病榻授硯，一時傳為佳話。夏敬觀、徐悲鴻、吳湖帆等七位名家皆繪圖以誌之。自是先生盛名，遂廣播詞壇，遠及海外。

先生愛女順宜稱其父為“小學畢業的大學教授”，先生又自謂“不十年而任大學教授，深慚忝竊”〔1〕，可謂概括得當。十餘年間，先生從一個小學畢業生，逐步成長為一位大學教授、一位詞學大師。其道路不算漫長，卻很艱辛。他曾遇到一些坎坷，但在許多師長的幫助下，在自己的努力下，他走過來了，他成功了。成功的因素固然很多，有外在的，有內在的。常言道，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先生成功的原因，主要在於自學。先生幼承庭訓，在小學打下扎實的基礎，後升學無望，“努力在家自修”〔2〕。及至任教集美，利用業餘時間，閱讀該校豐富的藏書，焚膏繼晷，廣涉社會科學，特別是詩詞典籍。多讀多背，多思多寫，“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3〕，終至有成。這種頑強自學的精神，實為罕見。作為弟子的我，深受感召；相信對當今學者，也將是一面鏡子。

二、甘拋心力作詞人

現在學術界有一種說法，詩詞研究分為兩種：一種是體制內研究，一種是體制外研究。老一輩學者兩種兼擅，今之學者大多只擅一種。龍先生則是全才，在兩種體制上都作出了傑出的成就，首先是詞

〔1〕 先生遺囑《預告諸兒女》，見張暉《龍榆生先生年譜》218頁。

〔2〕 先生自傳《苜蓿生涯過廿年》。

〔3〕 《論語·子張》。

的創作。他對唐宋名家詞，既有研究，也有繼承，博採約取，與時俱進，從而形成自己特有的詞風。對此，其鄉賢夏敬觀在《風雨龍吟室詞序》中曾指出：“其文章爾雅，詞宗清真、夢窗，兼嗜蘇辛。蓋其旨趣與侍郎（朱彊村）默契，所取法爲詞家之上乘也。”這段話對先生的治詞道路，作了精當的概括。近年許多專家對龍先生詞又作了進一步的研究，我不敢重複，此處僅遵夏氏所云，作一些探討。

先談談詞宗清真。清真，即北宋詞人周邦彥。他是一位“集大成”的詞人，遠紹晚唐五代，近承柳永的新聲，所作小令雋永有味，慢詞富艷精工，且曲折多變，跌宕迴環，意境幽深。故先生治詞，首重清真，多次步韻，尤其欣賞《齊天樂》，在其《清真詞敍論》中云：“當邦彥自荊州東下，道出金陵，有《齊天樂·秋思》……沈鬱頓挫，已漸開官溧水後之作風。”有和作云：

中庭一白涼無際，繁霜驟驚秋晚。凍柳迷煙，荒螢照壁，離恨并刀難剪。孤帷暫掩。鎮千疊煩憂，臥思冰簟。夢已無家，蠹牋凝淚對愁卷。江湖流浪最苦，塞鴻飛過處，悽感何限。梳骨酸風，羞容冷月，撩亂詩腸自轉。騷魂去遠。又瘦到今年，羽觴誰薦？漫把殘花，坐看濃霧歛。

案《齊天樂》乃清真創調，其詞起句云：“綠蕪雕盡臺城路，殊鄉又逢秋晚。”前人對此詞評價頗高，如晚清陳廷焯曰：“蒼涼沈鬱，開白石碧山一派。”〔1〕先生和作，亦頗神似。詞中寫其漂泊之苦，離居之恨，於縝密中寓層折之致，在悽惻中藏沈鬱之思。而遣詞煉句，又酷似清真，如“凍柳迷煙，荒螢照壁”、“梳骨酸風，羞容冷月”等等，意格皆似清真；而“孤帷暫掩”於清真“雲窗靜掩”，“又瘦到今年，羽觴誰薦”於清

〔1〕《詞則·大雅集》卷二。

真之“正玉液新筍，蟹螯初薦”，似有出藍之妙。

再說詞宗夢窗(吳文英)，此亦淵源有自。一是一九二一年先生在武昌得黃侃所贈《夢窗四稿》，朝夕諷誦，逐漸薰染；二是受到彊村影響，王鵬運認為彊村詞六百年來獨得夢窗神髓〔1〕。王國維則在《人間詞話》中說：“彊村學夢窗，而情味較夢窗反勝。”夢窗富於想像，語言密麗，清人周濟以“奇思壯采，騰天潛淵”〔2〕贊之。但南宋張炎對其質實晦澀和堆砌辭藻，頗多微詞，云：“吳夢窗詞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碎拆下來，不成片段。”〔3〕先生學夢窗，是取其所長，避其所短；棄其晦澀，揚其疏快。先生步其詞《鶯啼序》原韻悼彊村，便是顯例。此為詞中最長之調，凡四段，240字，夏承燾認為夢窗原唱是對“杭妾”的憶念〔4〕。詞情深婉曲折，奇幻幽邃。清人陳廷焯《詞則·別調集》卷二云：“茲篇操縱自如，全體精粹，空絕今古。”若無深厚功力，沉摯感情，是很難駕馭的。但先生卻知難而進，因難生巧，用它來悼念恩師朱彊村，琢句凝鍊，意脈貫穿，抒情敘事，融為一體。詞中撫今追昔，將從遊經歷、市樓召飲、病榻授硯等情，並淞滬之戰等時代氣氛，一一道來，真摯之情，出自肺腑；醇厚之味，蘊於言辭。沈哀入骨，言盡而意不盡，令人低徊不已。

先生也很推重南宋詞人姜夔，說：“姜夔是一個精通音樂的詩人兼藝術(書法)家。”〔5〕又說：“現在要從宋詞這個豐富遺產內吸取精華來豐富我們的創作，我覺得從周、姜一派深入探求它的音樂性和藝術性……”〔6〕所以繼清真、夢窗之後，先生又鍾情白石。姜詞藝術

〔1〕 轉引自白敦仁《彊村語業箋注·前言》，巴蜀書社2002年版第1頁。

〔2〕 《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詞話叢編》第二冊1643頁。

〔3〕 《詞源》卷下，《詞話叢編》第一冊259頁。

〔4〕 《吳夢窗繫年》，見《唐宋词人年譜》，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469頁。

〔5〕 《宋詞發展的幾個階段》，《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227頁。

〔6〕 同上230頁。

性，表現為“清空”、“騷雅”，“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跡”〔1〕。清陳廷焯論詞將周、姜作了比較，云：“頓挫之妙，理法之精，千古詞宗，自屬美成。而氣體之超妙，則白石獨有千古，美成亦不能至。”〔2〕有鑒於此，先生既學清真，又學白石，並以白石之字“堯章”自許〔3〕。一九三二年，先生在“一二·八”日寇侵略上海，暨南大學慘遭炸毀之後，嘗依白石《一萼紅》韻作詞云：

壞牆陰。有駝顏墮蕊，華髮忍重簪。幽徑榛蕪，斜陽淚滿，兵氣仍共沈沈。臥枝胃、餘腥未洗，破暝靄、淒引響羈禽。髡柳池荒，沈沙戟在，波鏡慵臨。太息天胡此醉，任殘山賸水，怵目驚心。戰艦東風，戈船下瀨，誰辦鐵鎖千尋。算惟見、當時皎月，過南浦、空漾萬條金。悄立危亭欲去，風露秋深。自注：“春間，東夷巨艦破浪而來，我海軍全無抵禦，令敵得從瀏河登陸，真如遂陷。”

詞前小序云：“壬申（一九三二）七月，自上海還真如。亂後荒涼，寓居蕪沒。惟秋花數朵，敲斜於斷垣叢棘間，若不勝其憔悴。感懷家國，率拈白石此調寫之。”白石原唱，乃紀遊之作，張炎稱其“不惟清空，又且騷雅，讀之使人神觀飛越”〔4〕。但它只是抒寫一己之情懷，而先生和作，則“感懷家國”，將小詞賦於更高的意義，帶有深沉的愛國思想。特別是“太息天胡此醉”以下數語，更值得重視。據《爾雅·釋詁》：“天，君也。”又《孟子·離婁上》“天之方蹶”，原注：“天謂王者。”可知

〔1〕《詞源》卷下，《詞話叢編》第一冊 259 頁。

〔2〕《白雨齋詞話》卷二，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3 年版 29 頁。

〔3〕見《滿庭芳》“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陳仲弘副總理過上海博物館觀畫，因約暢譚，賦此紀之”詞結句。

〔4〕《詞源》卷下，《詞話叢編》第一冊 259 頁。

君和王，皆借指當時統治者蔣介石。在“一二·八”淞滬之戰時，蔣氏渾渾噩噩，如癡如醉，竟致“東夷巨艦破浪而來，我海軍全無抵禦”，因此詞人加以痛斥。此在當時，實為難能可貴。

先生之崇白石，多因其藝術價值甚高。他在《詞體之演進》一文中曾說：“南宋姜夔最號知音……其音節之間雅，固自別具風格，而聲情詞情，皆為騷人逸士之所獨賞。”〔1〕故作為騷人逸士之一的先生，特重白石詞，並能融會貫通，巧妙運用。就此《一萼紅》而言，聲調之凄美，音節之間雅，宛如白石；但所寫內容，卻與白石另一首詞相通。這就是《揚州慢》。白石原作寫揚州屢經金人塗炭之後的荒涼景象與詞人傷今懷古的情懷。不僅與先生此詞在思想感情上息息相通，而所描寫的兵後荒城，也與先生筆下的真如非常相似。白石詞云：“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猶在空城。”先生此詞則云“幽徑榛蕪，斜陽淚滿”、“任殘山賸水，怵目驚心”，語言毫不蹈襲，而意境全然相似，且更為具體。讀後，深覺其詞情聲情，婉轉幽咽，悽惻怨悵，從而令人增加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仇恨。

清人周濟在《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中說：“問塗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先生治詞，大致沿着這一途徑。此外，他還“兼嗜蘇辛”，曾說：“今古幾詞手，我自愛東坡。”為什麼愛東坡？因為坡詞“浩然一點奇氣，哀樂過人多。合付銅琶鐵板，洗盡綺羅薌澤，抗首發高歌”〔2〕。他還說，要“從蘇辛一派深入研究它的思想性和時代性”〔3〕。在清真、夢窗、白石之外，先生為何“兼嗜蘇辛”？主要鑒於當時的社會現實和詞壇風氣，“意欲於浙、常二派之外，別建一宗，以

〔1〕 見《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41頁。

〔2〕 《水調歌頭》“為林子有題填詞圖”，見《忍寒詩詞歌詞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32頁。

〔3〕 《宋詞發展的幾個階段》，《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230頁。

東坡爲開山，稼軒爲冢嗣，而輔之以晁補之、葉夢得、張元幹、張孝祥、陸游、劉克莊諸人”。其法乃是“以清雄洗繁縟，以沈摯去雕琢，以壯音變悽調，以淺語達深情，舉權奇磊落之懷，納諸鏗豁鏗鞳之調。庶幾激揚蹈厲，少有裨於當時”。這些話見之於《今日學詞應取之途徑》一文，載於一九三五年一月《詞學季刊》。值得注意的是“有裨於當時”五字，它表現了先生繼承傳統的“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1〕的文藝思想，希望一向被視爲小道的詞，能够服務現實。此文爲“當時”而發。那麼，當時的社會現實如何？詞壇風氣又怎樣？接着，先生又具體地說道：“今日何日乎？國勢之削弱，士氣之消沈，敵國外患之侵凌，風俗人心之墮落，覆亡可待，怵目驚心，豈容吾人雍容揖讓於壇坫之間，雕鏤風雲，怡情花草，競勝於咬文嚼字之末，溺志於選聲鬪韻之微哉？”先生時年三十四歲，放言高論，意氣風發，愛國熱忱，溢於字里行間。其目的乃是在詞壇上振衰起敝，開宗立派。志向何其宏偉！雖響應者不多，未能如浙西詞派朱彝尊、常州詞派張惠言影響之大，但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不能不是一種大膽的創新之見。

正是基於這樣的思想，先生在乃師朱彊村編年的基礎上，博稽羣籍，作了《東坡樂府箋》。此箋也，對東坡詞的內涵與特色，考證精辟，分析深入，夏承燾在此書序言中稱先生爲“東坡功臣”，並非過譽。一九三五年，先生又作了《東坡樂府綜論》，說：“坡詞雖有時清麗舒徐，有時橫放傑出，而其全部風格，當以近代詞家王鵬運拈出‘清雄’二字，最爲恰當。”自明代張綏稱“蘇子瞻之作多是豪放”以來，後人即以豪放之首稱之，實質上東坡真正够得上豪放詞的不過二十首左右，他作大多“清麗舒徐”，婉約有味。因此先生效坡詞常顧及兩面，初學坡詞，喜其《水龍吟·楊花》，認爲此作“最爲迴腸盪氣”，先生和詞亦似之，如云：“盈盈倦舞，濛濛亂撲，幾多沈思。錯怪狂風，驚回綺夢，閒

〔1〕白居易《與元九書》。